



罗斯福正传

〔美〕内森·米勒著

新华出版社

罗斯福正传

〔美〕内森·米勒 著

祥里 黄建东 张兆荣 钟建国 李增国 译

赵师传校

罗斯福正传

〔美〕内森·米勒 著

祥里 黄建东 钟建国

李增国 张兆荣 译

赵师传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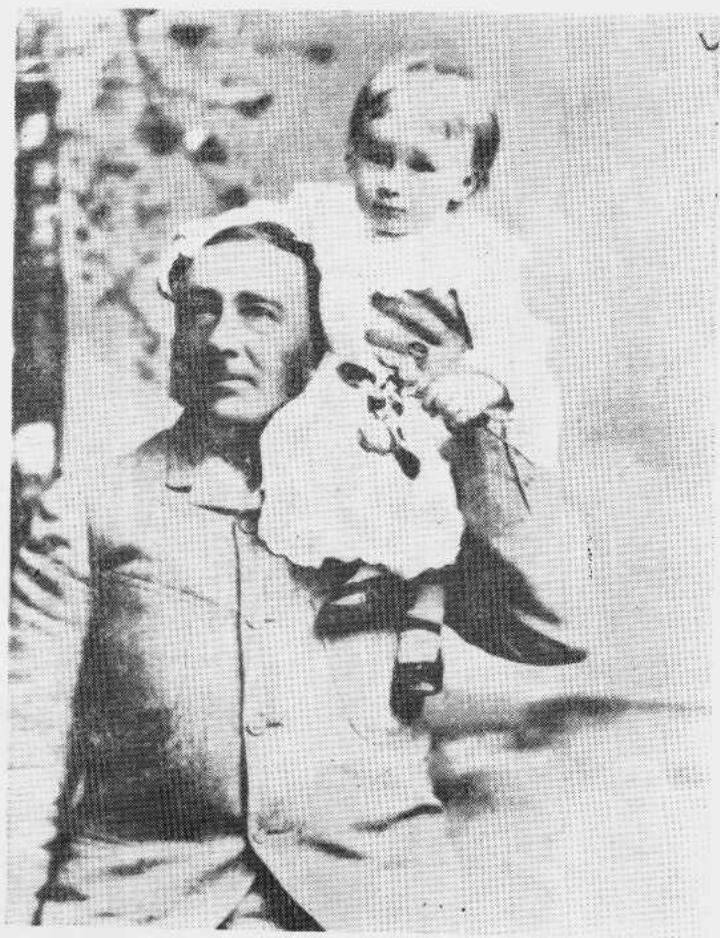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插页4张 483,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1203·046 定价：4.30元



① 十六个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同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在一起。



② 二十一岁的罗斯福,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读书。



③ 罗斯福夫妇同他们的一对儿女摄于一九〇八年。



④ 罗斯福在工作,旁坐的是他的秘书
利汉德小姐。

译 者 的 话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政治家之一，是唯一的连续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他一九三三年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即所谓“新政”，克服了美国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在他执政的后六年，即从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是从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到他一九四五年四月逝世，他领导美国对彻底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罗斯福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我国也有美国早年出版的关于罗斯福传略的译本，但当时罗斯福逝世不久，发表的资料不多，作者很难作全面阐述与评价。

本书作者内森·米勒是美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撰写了许多美国历史著作。他充分利用了在罗斯福逝世后几十年中发表的大量史料和报刊资料，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写出了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这本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描写细腻的《罗斯福正传》。无疑，本书对研究罗斯福本人及其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译者水平有限，谬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总统死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那个温暖的下午，美国人通过不同方式得知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去世的噩耗：一个气喘吁吁的广播员打断了电台的连续广播剧节目……一个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在大街上或者商店里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尽管几乎人人都知道罗斯福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那种刀枪不入、永生不灭的气派却使人难以想象他会死亡，因此，他的死特别使人震惊。

对于我这一代美国人来说（我当时还不到十八岁），罗斯福的去世就象家中一个亲人的亡故。除了他，我们记不得别的总统了。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象他那样支配过我们的生活。想当年我们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他以温柔的声音发表的炉边谈话，他的面孔占据着报纸、杂志和附近电影院每场必定放映的新闻短片。在大萧条的最困难时期，我父母在南巴尔的摩开设的食品杂货店的主顾中，大部分人全靠新政的救济计划才免于饥饿。

由于有这些经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喜欢对照罗斯福的硕长身影来衡量所有的总统；喜欢根据他的新政来衡量历届政府。

因此，写作本书乃是对我自己的过去的一次探索航行，是对照我的研究来检验自己幼时的记忆和印象的一次机会。所得的结果有时令人难以捉摸。

本书是自从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在二十五年前写过同类书籍以来第一本关于罗斯福的单卷本详细传记。虽说《民主党人罗斯福》是一本好书，但由于它的作者特格韦尔与此主题有公务关系，而且他的计划经济思想最后被罗斯福所否定，因此那本书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从那以后的这些年来又出现了不少研究文章，使我们对罗斯福及其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实际上，由于一九五七年以来出版了大量资料，因此，象本书这样来进行一次综述，就更有必要了。

虽然罗斯福的名字仍能唤起某些人的缅怀之情，但新政所激起的感情之火却基本熄灭了。对于年纪较轻的美国人来说，罗斯福不过是过时的电影剪辑中的一个角色，他们几乎不能理解他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所激发起来的那种热情。我的这本书就是要为这批读者再现罗斯福的形象。我试图描绘一幅公正而坚定的人物的真实肖像，一幅能包容这个有缺陷而实质上伟大的人物所有方面的肖像。特别是，我一直在试图表明，一个被同时代大多数人认为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乡绅，如何成为所有坚信应维护高尚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人所信赖的人物。

象本书这样一本巨著如果没有别人的慷慨协助是不可能写成的。我很感谢威廉·R·埃默森博士和海德公园村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感谢美国海军学院尼米兹图书馆的艾丽斯·S·克赖顿，感谢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局所属的手稿借阅部的工作人员。我特别感谢我的挚友海军学院历史学副教授肯尼思·J·哈根博士，他审阅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大

量改进意见。我特别感谢拉特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利奥特·A·罗森博士，他审阅了某几章，并提出了意见。象往常一样，朱迪·斯帕尔卓越地打印了这份难打的手稿。

我还要感谢罗斯福坎波贝洛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唐纳德·拉腊比为我安排了对坎波贝洛的访问。公园负责人哈里·史蒂文斯以及他的夫人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时候侍候过罗斯福一家的林尼厄·考尔德太太，使这次访问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受益匪浅的逗留。国家公园服务部的埃米莉·赖特允许我私下参观了正在修复中的属于埃莉诺·罗斯福的瓦尔-基尔别墅。我也感谢向我提供有关罗斯福及其一家的回忆和轶事的许许多多人。本书的主编利萨·德鲁及其助手安妮·休基尔不惜为我花费时间，发挥才能，并给我鼓励。我特别要向我的妻子珍妮特表示感激，感谢她的支持。

内森·米勒

写于马里兰州切维蔡斯

开 场 白

天气象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阴郁。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总统就职日在黎明时就阴沉沉，华盛顿的天空灰蒙蒙的，就象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建筑物正面的大理石墙面。雨时下时歇，树上粘附着雨雪。冷风吹动着悬挂在建筑物和路灯柱上的旗帜和条幅。打大清早就聚集到这里来观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仪式的观众在冷风中哆嗦。一些人在跺脚取暖；另外一些人则踩在撕破的粘满污泥的报纸上以抵御冻脚的严寒。这些报纸告诉人们，全国正处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之中。它似乎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一支破坏力量。

一千五百多万美国人——占全部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强——绝望地从一家工厂的大门踉跄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门，去寻求已不复存在的工作。统计数字不灵了；失业总人数可能已高达一千七百万。

惊恐的储户包围着银行，徒劳地试图在银行关闭或破产前提取一生的储蓄。

在边远高原上，一群群脸色忧郁、缄默不语的人们持枪保护自己的农场和家园，以免被受押人没收或被地方司法长官卖掉。

失业的匹兹堡钢铁工人打发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去乞讨陈面包；在纽约市的血汗工厂里，女孩子们为每天挣二十美分而工作。“找到一种工作，任何一种工作，似乎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名叫罗纳德·里根的中西部青年后来回忆说。

依阿华州的农场主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倾倒在公路上，把玉米和小麦当燃料烧掉；而在芝加哥，饥饿的人群在垃圾堆里觅食。一个寡妇在拾取臭肉时特意取下眼镜，以免看到蛆虫。

到处可见到美国的极度痛苦。它显示在妇女忧愁的目光中，因为爱和笑已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它显示在巴尔的摩食品商的脸上，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店里的设备由于付不起租金而被搬走。它也显示在千千万万年青人的绝望中，他们沿着铁路和公路游荡，因为他们的家庭已无法照料他们。

自从一八六一年亚伯拉罕·林肯在不平静的波托马克河彼岸出现一支叛军之际出任国家领袖以来，还没有一个新任的总统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可是，现在在首都这座愁城中，罗斯福却显得是一个最乐观的人物。高个子，宽肩膀，一副贵族气派，他表现出自从他的远亲西奥多·罗斯福离开白宫以后从未在华盛顿见过的那种压倒一切的自信。他已经五十一岁，但还是如此生气勃勃，人们竟忘记他的双腿已由于小儿麻痹症而萎缩。

就职日开始时，这位当选总统到了白宫外面拉斐特广场对过的主教派圣约翰教堂去做礼拜。罗斯福的母校格罗顿学校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朗读了感恩和祈求上帝保佑“你的奴仆、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的祷文。罗斯福的内阁成员应邀参加了祷告仪式；即将上任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说：“人人

都在祈祷……我们中间有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但我不相信有谁能想到过这种区别。”报界人士未被邀请，没有拍照。

十一时，罗斯福来到白宫的北门廊，进入敞篷汽车，现任总统赫伯特·C·胡佛后来也进入敞篷汽车，这时，全国戛然而止。当选总统由于体弱，未去拜会总统，而只是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等他。出于节约的考虑，白宫这座古老建筑的外墙面许久没有粉刷，罗斯福注意到圆柱表面正在严重剥落。胡佛度过了他任总统的最后一夜，一筹莫展地看着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崩溃。五千家银行倒闭，使九百万储户的存款化为乌有。为了防止人们向尚在营业的银行挤提存款，一个个州长都命令银行关闭。清晨四时来了致命的一击：州长赫伯特·H·莱曼禁止纽约银行在当天上午开门营业。“我们已智穷力竭，我们毫无办法了。”疲惫的总统低声对一个助手说。

二十年代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已在胡佛手中毁灭，现在他在一片嘲弄和辱骂声中离任。这位杰出的工程师、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拯救了千百万人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救济活动的组织者、“美国生活方式”一词的创造者，已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了笑柄。无家可归者在城市边缘搭起的一排排棚屋的营地被称为“胡佛村”，出了故障由骡子拉的汽车被称为“胡佛车”，把空无一物的衣袋的里面翻到外面被称为“胡佛旗”。上百个刻薄的笑话都以他为对象。有一次，总统主持一个纪念碑的落成式，礼炮鸣二十一响。“天啊，一炮也没有打中他”，一个老头这样说。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说。

胡佛乘车经宾夕法尼亚大街前往国会大厦途中木然端坐，眼睛低垂。当选总统竭力想同这位忧郁的同伴搭话，但是，甚至自夸善于闲谈的罗斯福，对此也感到难办。绝望之下，他提请胡佛注意那座拔地而起、直耸云霄的商务部新建大楼的工程骨架。坐在汽

车前座的他的长子詹姆斯听见自己的父亲高声说：“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你可曾见过这么好的钢梁！”罗斯福终于放弃了努力，转向着挤在人行道旁挡绳外面的观众，举起自己的丝制礼帽，对稀稀拉拉的掌声点头答谢。他后来对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说：“当时我自言自语地说了声‘真糟糕！’不管我这样做是否合乎礼仪，总得有人有所表示。”

到了国会大厦后，新任总统和离任总统就分道扬镳。胡佛被领到离参议院议事厅不远的总统办公室，他在那里签署或者否决了最后一批法案。罗斯福则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房间，他在那里再度审阅自己的就职演说。这篇演说是要给美国人民灌输极其需要的希望和勇气，但又不粉饰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为了突出这个时刻的庄严性，他用粗犷倾斜的字体改写了开头一句：“今天是就任圣职之日。”由参议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陪同他到参议院议事厅去参加约翰·南斯·加纳宣誓就任副总统的仪式——仅花了几分钟的仪式。旁观者注意到罗斯福神态平静，似乎陷入沉思之中。

观众摩肩擦背地拥挤在国会大厦东侧与国会图书馆之间占地四十英亩的广场上，焦急地等待着。这时，显贵要人不慌不忙地在就职典礼台上各就各位。人们有的爬到树上，有的站在梯子上，以便更好地观看仪式的进行情况。在他们头顶上，国旗在风中飘荡，为了悼念在几个小时前死去的新任司法部长托马斯·J·沃尔什参议员，现在下半旗志哀。人群中有些人认为革命已迫在眉睫，因此担心罗斯福也许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但是尽管气氛紧张，人们的心情还是愉快的。“那些象小笼子的东西是什么？”一个人问。“机关枪”，一个妇女答话，神经质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当选总统拖着装有沉重支架的瘫痪的双腿，假靠在儿子的臂膀上，吃力地踩着铺有栗色地毯的阶梯登上典礼台。胡佛尾随着

在前排就座。一点过六分，留着白胡子、身穿黑色法官服的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站出来主持就职宣誓仪式。罗斯福左手按在那本记载着两百多年家族人员生死历史的古老荷兰文圣经上，打开在圣保罗达哥林多书的部份：“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举起右臂，一反惯例地跟着首席大法官重复誓词，而不是简单地应答“我愿意。”

当新任总统不时地凝视面前的人脸海洋时，飘扬在国会大厦上的国旗又被升到了旗杆顶端。这是第一次由广播电台广泛报道的总统就职典礼，因此，美国人无论是在家里，在店里，在旅馆休息室里，还是在酒店里，无不拥挤在收音机旁，想从罗斯福的讲话中找到指导和希望。父母让自己的孩子来听，好让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这个历史性时刻。总统开始讲话时声音嘶哑，但听众却意外地被他那种充满信心和活力的声音所感染，只听他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特有的那种高贵语调说：

“现在是坦率而勇敢地讲真话的最好时候了。我们也不必规避正视我国当前的情况。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象过去那样生存下去，将会复兴和繁荣起来。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必须害怕的唯一东西就是害怕本身……”

这时下起了小雨，罗斯福光着头，面无笑容地如实分析了美国所处的困境：“价值已一落千丈……交换手段在贸易流通中冻结；工业企业的枯叶遍地皆是，农场主的产品找不到市场，千家万户的多年储蓄付之东流……大批失业者面临着严酷的生存问题，同样多的劳动者所得无几……但是我们的苦难并非由于物质的匮乏……富饶就在我们家门口，但是供应的东西即使就在面前，却不敢充